

從靈漚談江兆申先生篆刻

周澄

記得三十幾年前，我曾到台中拜謁陳定山先生，言談中聊起江老師的靈漚館，有趣的事是定公有次與彭醇士先生酒敘時提起靈漚二字典故的出處，二公均不得其解，定公云：兆申博學強記，當有出處。後定公移居永和，常與江師晤面，偶爾談及醇老詢問靈漚的迷惑，江師云：余居濟南路成功中學宿舍，一次颱風，雨驟風狂，屋頂漏水，殃起地板，處處冒出水泡，一時靈動而有此館齋號。定公聞之拍案大笑不已。

我從高中一年起即受業於江師門下，當時他從基隆移來頭城任教，當

我考上師大美術系，老師任教於成功中學，蒙老師厚愛，我寄寓龍泉街宿舍年餘，朝夕陪侍老師。畢業後，江師已供職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，我亦每星期天進宮陪老師作畫，從南港寓所到埔里定居，由台北到大陸各地展出遊歷皆得追隨先生左右，直到在瀋陽魯迅美院講席上猝逝，四十幾年匆匆而過。而江師也過世十幾年矣。在我記憶中，老師因時空變遷，各地居所皆有不同的堂號，此次江師母所捐贈給國立故宮博物院的遺作中，就有不少方齋館印。

一九四九年五月江師渡海來台，

濤聲，因此有〈潮音小館〉及〈靈音別館〉，後者曾在詩抄所見，惜未見其印。

一九五九年由宜蘭移居台北，任教於成功中學，初居於龍泉街市政府宿舍，為日式小樓，我記得有〈丐山樓〉及〈小有洞天之室〉，後者堂號亦頗有妙趣，竟因屋頂為鼠所嚙破，日光從破洞穿入室中而得名。苦中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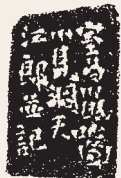
樂，自我消遣之作，可見文人處世隨遇而安的胸襟。款云：「室為鼠嚙，小見洞天，江郎並記」。後又移居濟南路成功中學宿舍，而有〈靈漚館〉的堂號。此館已如上述，然皆自我解嘲，安身立命，知足執著之作。〈靈漚館〉沿用至今，我輩學生皆稱靈漚館弟子。靈漚館印，朱白大小均有，為江師最常鈐用的信印，此次捐贈中有二方，一為白文〈靈漚之館〉，一

是年廿六歲，定居基隆，執教基隆中學，當時有「鶴居」、「履恆軒」和「暮雲山館」三個堂號，此次捐贈的印章中，最早應是〈履恆軒〉，他在邊款記著「兆申舊刻」篆書，文中指出：「執教基隆時作，乙亥補款，人無恆產而有恆心者，唯士為能」，與前二印皆有勵志及當時困頓際遇的反射。〈履恆軒〉猶有漢印白文規模，樸茂穩重，而〈鶴居〉為圓形朱文，〈暮雲山館〉則有古鉢風貌，朱文、佈局空靈挺秀。一九五七年由基隆遷宜蘭，任教於頭城中學。宿舍狹小又距海岸頗近，朝夕可聽到海潮吞吐的

為朱文小印〈靈漚〉二字。一九六五年江師九月供職國立故宮博物院，曾見〈雙溪〉印，因故宮在士林外雙溪。一九七二年陞任故宮書畫處處長後置寓南港舊莊，取堂號為〈靈漚小築〉，我們經常在此聽老師授課。後有〈雙菩提樹龜〉，此龜印有多方，一九八七年刻有二方，一九九二年於埔里又二方，皆為此次捐贈作品。此堂號由款中可知其由來：「雙菩提樹



履恆軒 約195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小有洞天之室 約1959



鶴居 1950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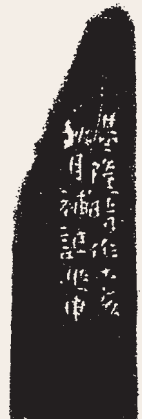
靈漚館



靈漚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靈漚之館 約197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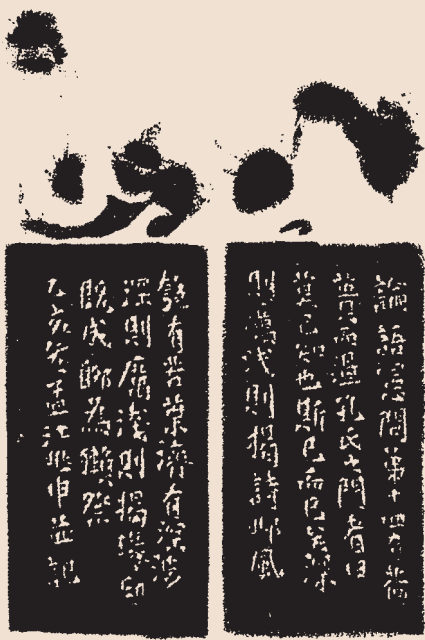


暮雲山館 195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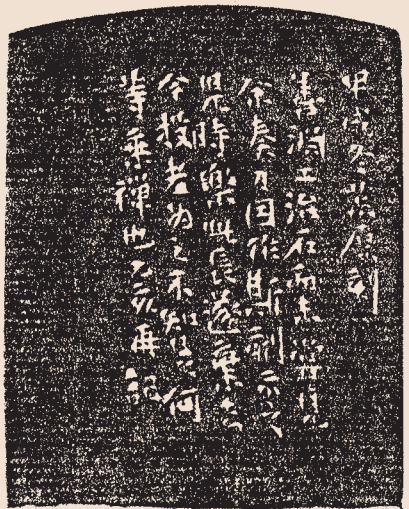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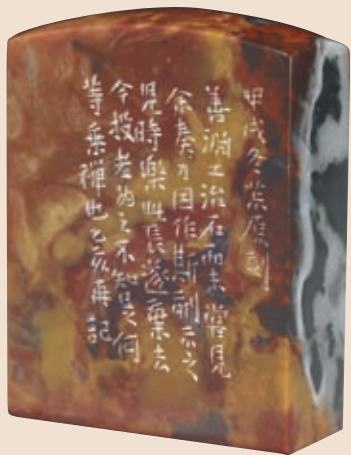




揭涉園丁



揭涉園 1995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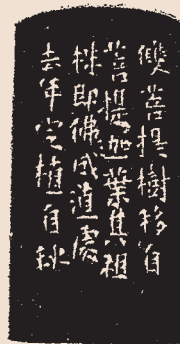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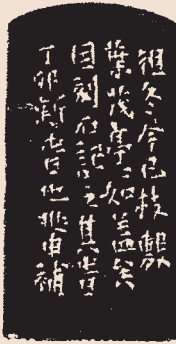
揭涉園 199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埔里 199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雙菩提樹龕 198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雙菩提樹龕 198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行，順勢而為，因時制宜，順其自然，不必勉強。也有盼望友朋不因荒僻而拒步，不因水的深淺而不來，歸隱之際，有一種思念的情懷，也將他一生閱歷及至生活的體悟，在方寸之中薈萃凝練。因此揭涉園的堂號深富哲理，境界雋永。偶爾重謁埔里舊宅，庭院幽深，花木扶疏依舊，而江師離我遠去，只有徘徊湖畔，寄以無限的追思。

江老師最後一個寓所的堂號是「煙波飄渺之樓」，地處淡水竹圍國小後方的高崗上，可俯瞰淡水河、觀音山，三層建築，有小院，上有書房

畫室，頗為雅致舒適，惜裝潢延遲，未得進駐即往生矣。此橫額堂號至今猶懸於書房，余偶晉謁師母，皆會登樓瞻仰，感念先生教誨之恩。也讓我想起辛稼軒有一首詞中，曾有句云：「層樓望，春山疊，家何在，煙波隔，把古今遺恨，向他誰說。」江師早年生活坎坷，流離失所，曾刻〈僕本恨人〉印，取江淹恨賦句，而此樓冥冥中有所寄意，不得而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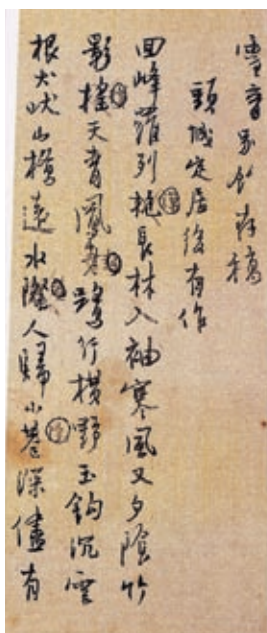
江老師第一次示範篆刻刀法是在小有洞天室，刻的是我姓名印，沒有寫印稿，直接用切刀刻下，奏刀準確，握刀如握筆，刀尖角為中鋒，鑿刻出的線條，既深又厚，受益良多。也曾見江師以透明臘紙，描摹古鉢及漢印，選有特色者，以小紅豆狼毫筆，鉤描填墨，以致畢肖，尤其封泥的邊欄斑斕蝕腐，種種古趣，盡在他聚精會神中完成。又有手摹鐘鼎款識，有填墨留白如拓片者，有雙鉤成篇者，並以小楷書釋文，極為細膩精密，在當時缺乏金石印學資料的時代亦仿效老師之法，摹了不少《十鐘山

移自菩提迦葉，其祖株即佛成道處，去年定植，自秋徂冬，今已枝敷葉茂，亭亭如蓋矣，因刻石記之，其時丁卯新春也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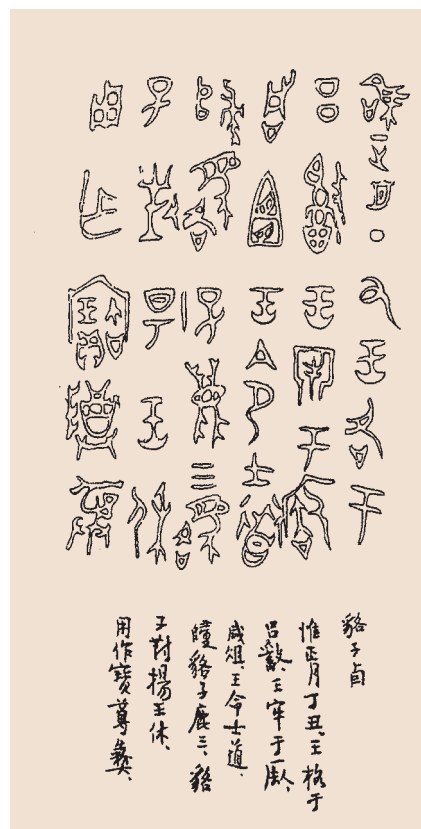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九一年江師由故宮副院長退職，移居南投埔里鯉魚潭側，購地建屋，取堂號為「揭涉園」。此地環境清幽，地形似江師歙縣梅溪故里，此地可以遠眺中央山脈，層巒疊翠，近可環湖漫步，江師隱居此清靜愜意之地，幾年中創作頗豐，筆墨轉趨蒼厚樸質，而印藝亦隨之老沈天真，結構虛實變化莫測，奏刀神會，筆劃粗細交錯運用，皆渾然天成，自成一格。其間初到此地刻有長方形的白文〈埔里〉一印，方整雄渾。揭涉園堂號之出處我們可在一九九五年所刻〈揭涉園〉的印款中，得知消息，款云：「論語憲問第十四，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，莫己知也，斯已而已矣。深則厲，淺則揭。詩邶風，匏有苦葉，濟有深涉，深則厲淺則揭，瓊印既成，聊為癡祭，乙亥冬孟江兆申並記。」大抵而言人生若涉水，水深則拉高褲管而過，水淺則稍捲褲腳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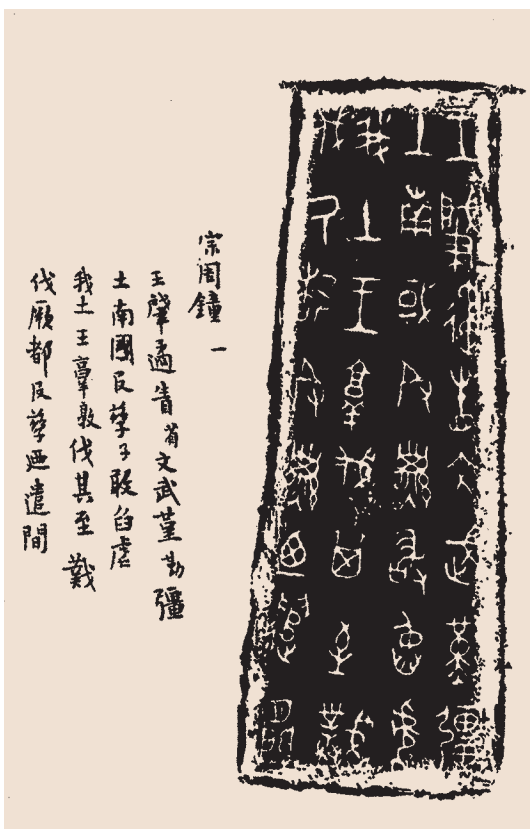
江師舊摹封泥



靈音別館手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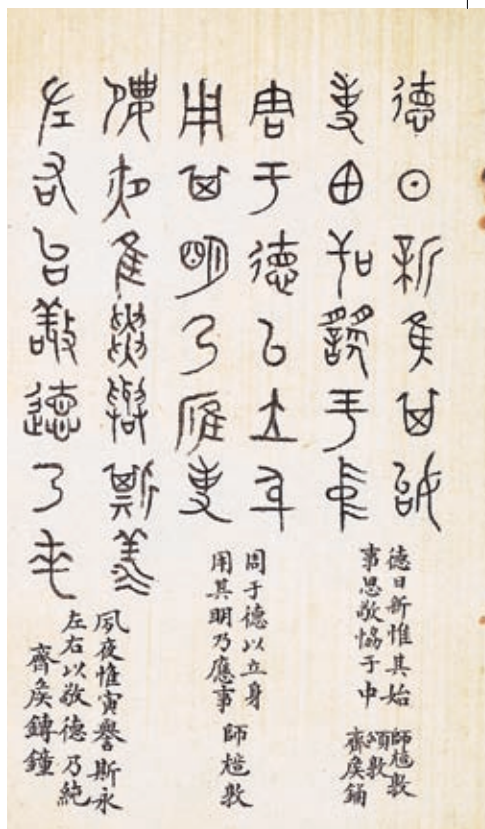


江師手錄大篆鐘鼎冊 1936



宗周鐘一

王肇通省文武董勳疆
土南國反孽子敢白虐
我土王章敢伐其至數
伐厥都及孽迺遣間



德日新其始
事思敬協于中
師勉教
齊庚鏞

周子德以立身
用其明乃應事
師勉教

夙夜惟寅譽斯永
左右以敬德乃純
齊庚鏞

回安徽歙縣故鄉，除祭掃祖先嚴慈之塋，也應邀在黃山市立博物館舉行作品展，我則陪侍先生左右。其中有一段感人的故事與篆刻有關。江師離鄉五十年後，初次返家，心情興奮又複雜，開幕晚宴時來了一位鳳山小學的

房印舉》，影響往後篆刻頗鉅。而這段時間也是江師正在研究製作印泥，從選硃、磨細、蒸艾草、取艾絨、曬油等等，繁複的工法，最後將硃砂艾絨及油在瓷鉢裡慢慢研拌，使其完全融合，費時用力，辛苦備至，然而卻成功研製媲美西泠印泥的成品，當時我充當助手，記憶猶新。

一九九四年在埔里又刻了一方朱文長形的揭涉園印，也是為學生示範刻法，款中記：「善淵工治石而未嘗見余奏刀，因作斯刻示之。兒時樂此，長遂棄去，今投老為之，不知是何等乘禪也。」從此數語中可窺先生篆刻生涯的概況。從江師年表可知其祖父及雙親長輩，皆擅長書畫篆刻，是一個書香世家，從小耳濡目染，他七歲時即偶事雕刻，余曾聽先生談及幼年即喜操刀刻劃，家中門柱小手可及之處，皆有先生刻痕。十歲時已偶爾為人治印，十一歲時因家業中落，生活困頓，小學四年即輟學在家，常為人刻印，補助家用，也受篆刻名家鄧散木先生的稱賞，可見年少時篆刻技法頗為成熟。十二歲時，已經可以

替鄉賢鮑月帆先生抄寫金石款識，也是鮑先生對江師書寫能力的肯定，從中注入金石文字的概念，對篆書寫更為深入，對其篆刻根柢，大有助益。此即兒時樂此之印證。

一九四九年五月渡海來台，翌年即執教於基隆，轉由頭城遷入台北，任教成功中學後，篆刻活動逐漸增加。一九六〇年首先是參加七修金石書畫會，其中有吳平、陳丹誠、李大木、沈尙賢、王北岳、傅申等七人，每月聚會，交換作品及心得，治印漸多。一九六二年又加入由王壯為、曾紹杰等人發起的海嶠印集，切磋印藝，而《海嶠印集》序即由江師所撰，可見當時藝壇對先生文才的稱許。一九六五年第一次書畫篆刻展於台北中山堂舉辦，已有印拓六冊發表，驚艷藝壇，公論為書畫篆刻詩文全方位的藝術家，也因此為葉公超、陳雪屏先生推薦而供職國立故宮博物院。在院中服務，工作頗重，仍不忘治印樂趣，作品雖不多，偶有佳句即奏刀為之。

同窗鮑宏達先生，他得知江師返鄉，遠從蕪湖趕來黃山市與老師相會，兩人相見如同隔世，感慨萬千，而宏達先生手中握著一方江師刻贈姓名印。當時時局不安，各奔前程，兩人際遇不同，分手後不知何時相見，臨別時江師刻印贈之，互道珍重，在邊款裡，字字真情流露，兩人情誼之深可以想見。宏達先生一直保存這方印，沒想到會在這種情景中見面，兩人握著手，細細撫摸這方友誼之印，非常激動，場面感人至至。

此次江師母圭娜女士捐贈給國立故宮博物院的篆刻作品，共有五十方，從最早在基隆所作的〈履恆軒〉外，其他的姓名印、齋館印、收藏印及閒章佳句，大小朱白皆俱，為江師平日創作書畫所鈐之印信，其中他擔任故宮副院長兼書畫處處長，寓居南港靈滬小築所刻最多，埔里揭涉園時較少。江師供職故宮二十幾年，貢獻良多，而師母能將這批印信捐贈故宮收藏，應為適得其所，江師天上有知，當含額稱是也。

作者為淡江大學駐校藝術家

記得一九九三年江老師首次返